

云南现代史料丛刊

第三辑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

贈閱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

一九八四年

云南现代史料丛刊

第三辑

云南历史研究所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云南现代史料丛刊

第三辑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

(昆明市环城北路)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内部发行〕

云南省期刊登记证云出字第079号

成本费：一元

IA72/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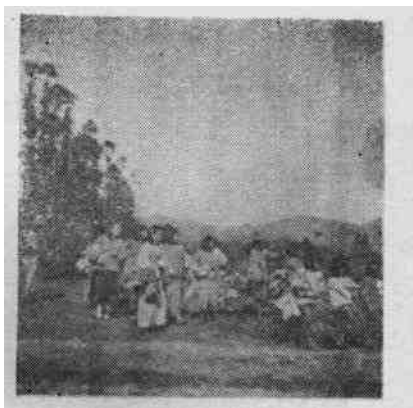
① 一九五〇年二月九日，
大军进入云南罗平。



② 一九五〇年二月九日，
罗平各族人民群众迎军
时赠送鸡蛋的行列。



③ 一九五〇年二月九日，
罗盘区代表接受大军赠
送锦旗时的情景。



④ 一九五〇年二月九日，
罗平各族人民群众迎军
时赠送蔬菜的行列。
(以上照片系陈金泽同志供稿)

云南现代史料丛刊

第三辑

目 录

- 一、我介绍聂耳入团的经过……………邓 捷 (1)
- 二、〔转载〕：工运史料三则…………… (3)
1. 云南职工生活及工运概况……………佚 君 (3)
2. 中华全国总工会致云南的信第一号…………… (14)
3. 全总关于云南职工运动工作的意见…………… (18)
- 三、我对云南工入运动的回忆……………刘 浩 (22)
- 四、一九三八年云南省工委成立的经过
……………李群杰 唐登岷 施子健 (33)
- 五、回忆峨岷中小学校党的活动情况……………祁山 (40)
- 六、我们参加革命活动的回忆……………黎旭 朱洵符 (51)
- 七、《前哨》发刊前后的片断回忆……………施子健 (54)
- 八、缅怀李公朴先生……………洪翰章 (56)
- 九、进修出版教育社在昆明……………陈祥珍 (59)
- 十、孙仲宇与康宁书店
……………孙晓芬 孙晓云 孙晓静 (68)
- 十一、回忆孙仲宇同志……………张国华 (75)
- 十二、难忘的岁月——记陆良县龙海山后方医院

.....戴 松(84)	
十三、云南花灯的起源和发展.....王旦东(91)	
十四、〔文献史料〕滇桂黔边区党委关于生活给养待遇 暂行制度的决定.....(96)	
十五、金平县解放初的征粮剿匪斗争.....王平曾(105)	
十六、杜文秀起义的五件史料.....马颖生辑(124)	
十七、李文学起义的考查报告三篇.....谢本书(129)	
十八、纳西族东巴的现状和过去(调查报告)和志武 郭大烈(145)	
十九、勐海县勐混区曼蚌乡傣族农村公社和家族组织 调查.....龚佩华 王树五(170)	
廿、丽江县塔城依陇巴甸村纳西族的丧葬李国文 和学才(202)	
廿一、中甸彝族的调查.....陆裕民(226)	
廿二、小凉山彝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初探.....杨士杰(250)	
廿三、〔简讯〕“一二·一”运动中四烈士之一的于再 是中共党员.....(21)	
廿四、读者来信.....(13)	
廿五、读者来信摘登.....(259)	
廿六、本刊第二辑勘误表.....(263)	

我介绍聂耳入团的经过

邓 涟

〔编者按：关于聂耳一九二八年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参加共青团，入团介绍人是谁，我所编辑的《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十四辑曾刊登过李德和《我所知道的聂耳》一文，说聂耳入团是郭辉南介绍的。现在我们又收到邓涟的《我介绍聂耳入团的经过》一文，予以发表，供给研究者参考。〕

一九二六年下半年我到昆明，经张希鲁介绍，到省图书馆工作。一九二七年《二·六》政变后，法政国民党（地下共产党领导的）成立，我经双塔高中同学赵师孝介绍加入了云南法政国民党，不久我认识了云南省师范学校的学生邵光远，大家往来频繁，相知日深。一九二七年秋，我考入云南省师范学校高级部后，同邵光远的交往更为密切，彼此更加了解，我进省师不久，邵即介绍我加入了C P（共产党）组织，我直接和邵联系。邵上面有哪些人，我不知道。

聂耳（聂守信）当时和我同级同班，同一个组（外语组）。我对聂耳的思想表现比较了解，当即介绍他加入组织。不久，邵通知我上级批准聂耳加入C Y（共青团）组织，因他年龄小，不能加入C P组织。接着，我先后又介绍同班同学戴德明加入C P组织，介绍肖朝纲加入C Y组织。

聂耳入团确是我所介绍。

一九二七年底到二八年初，邵光远指定我担任这个组的组长，聂耳、肖朝纲同我在一个组活动，别无他人。

一九二八年夏秦美传达组织的指示，调我到碧色寨，找该地邮电局长刘××（地下党员）联系安排工作。小组同志即由秦美领导活动。我到碧色寨后，刘同志介绍我到转运公司当工人，后又搞搬运工作，结识了一些苦力工人，建立了情感，并同他们吃住在一起。那时工人中皮肤病流行，我也被传染，全身溃烂，痛痒难支，适上级派陈家铨（后叛党）来和我谈话，了解我的工作情况，他叫我到昆明医治，并介绍到昆时仍找秦美联系，我即与刘同志说明后返回昆明，到昆后又同秦美接头，又同聂耳、肖朝纲等同志一起活动。有一次碰头时，秦美说目前的斗争很尖锐，同志们的生活问题，组织上还无法解决，要我们千方百计打入敌人心脏搞革命工作，作合法或非法的斗争，我们的工作对象是工、农、兵，只要有会都要深入下去。适值范石生来云南招兵，聂耳就去报名参加，离昆之日我亲自相送，以后情况我即不知。不久我经师范同学阮荫槐（非党员）介绍进入朱晓东部，编在鲁道源旅，任一般工作人员，此等事秦美都参与商量，并嘱咐要用合法身份物色先进份子，扩大革命力量。我参加鲁部后，成天行军追击敌人，关岭一战，周西城阵亡。随部队进入贵阳，在此期间，我先后写信给秦美，称他表兄，但一直没有得到秦的回信。回滇以后，亦没有见到秦美，从此就和党失去了联系，断了线，脱离了组织。在解放前二十多年间，我从来未暴露组织，也从来未暴露我个人的身份。此一九二九年夏季的事。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转载〕

云南职工生活及工运概况

(云南通讯)

1928年5月1日

侠 君

云南虽不是产业区，但工人的数目也有二十万以上，并且云南的工人在经济上在斗争上有几个特点是值得注意的：

一、个旧锡矿是云南最重要的财富，政府的经济，商业上的经济，都依靠个旧锡矿，锡是云南唯一的出口货。其次，云南的食盐完全出产在白、蓝、黑、猴、阿陋五个井泉，五井的盐业工人掌握全省食盐的命脉。

二、滇越铁路是完全属于法国的军用铁道，贯穿云南及法属安南达于海防，铁路工人除云南广东人外，还有三分之一的安南工人，言语不通，也不容易团结一气。

三、个旧锡矿工人还是一种在暴力压榨之下的奴隶，不得工钱，完全没有生命的保障，极人世间的痛苦，很容易卷入革命的浪潮。

云南工人，因为在生活上在经济上具有这几个特点，所以在革命中有很大的作用，具有了在土地革命中完成其领导农民之历史的客观条件，现在把云南工人的生活及工

运分为：①矿工；②铁路工；③盐井工；④城市工人四项分别叙述：

矿 工

(1) 云南矿厂有锡、铜、铁、锑、煤……。锡矿产于个旧，铜矿产东川永北及其他各地、铁矿产地甚广，以陆良，鹤庆，麻栗坡数处为著；锑矿在芷村，煤则各地均产，而以可保村为较著。开采公司，锡有锡务公司，官商合办，资本千余万，煤锡工厂有工人千余人、采掘者万余人，其余多系私人开采，均用土法，每家所雇工人多者千余，少者数十人不等，采铜公司有东川铜矿公司，官商合办，惟营业不振。采锑者有宝华公司，在芷村车站，营业亦不振，煤矿公司，大者为可保村公司，有工人数千人，用机器采煤，其他各处，均用土法零碎采掘。

(2) 工人数目

甲、个旧锡矿在欧战期间有工人二十一万，一九二六年有工人十三万，一九二七年个旧市被土匪火焚劫后，现更减少，无确实调查，但总不下十万人，（工人减少的最大原因，是工人受不住资本家的压迫，逃散为土匪，又多死亡。）

乙、铜矿无确实调查，东川铜矿公司从前有工人二万余人，近因营业不振减少，连永北及各地合计，现在最少还有一万人。

丙、铁矿散于各地，多无调查，据所知道的麻栗坡厂约三千人，用他来比例鹤庆，陆良，则鹤庆最少应有六千人，陆良应有八千人，合计各地最少二万人。

丁、锑矿，宝华炼锑公司有工人三百人左右，采锑工人不详，比算应有二千人。

戊、煤矿，可保村有工人约二千人，合计全省，最少有三万人，惟散处各地，不易团结。

总计云南矿工，现在最少有十五万人而大多数集中于铁路沿线。

（3）矿工的生活：

我们可以用个旧锡矿的矿工来代表说明，锡矿的工人，普通工人叫做“沙丁”，沙丁的来源是由资本家派人到灾区去收买失业的农民来的，说不上工资，买的时候，给他几块钱工资，运气好的打旺矿，则做完一年，“仁慈”的资本家每一工人最多给他二三元回家过年，打不着旺矿，则一年到底，不会得到工钱，甚至有倒欠的。

工人的待遇，更也坏到无以复加，个旧的物价异常高，肉价一元五角，工人的伙食每月要二十元以上，但吃的非常坏，顶多每天有一点青菜，能够吃“老妈妈汤”的，

（用黄豆面和青菜煮，因黄豆蛋白质多，能降毒，工人工作苦，又不得吃肉，用此代替），就算漂亮，每月打两次牙祭，才得见肉，吃的水是微生物混集的，雨水缺乏时候，贵到五六角一挑，所以工人有“洗脸不得吃汤”的限制，睡的地方更是湿暗的小草屋，五方丈的地方，差不多要堆聚五十人以上，工作时间，每天下洞的限定背的次数，背完洗澡后还要去割烧草（没有柴烧）。不下洞的则自黎明到夜分都是工作时间。

个旧工人受这样非牛马的待遇，为什么还会去当工人呢？这只有坐着吃闲饭的先生们才会发这样的蠢问。他们是无路可走的灾民，最下贱的失业农民，或者是受人俘虏的猪仔，拍花者拍去的小孩，（我这次在滇越车上还遇着一个黄泥衣服黄菜脸烂眼的十二三岁的小孩，遇着他的伯母，相抱

痛哭，知道是二年前被人买去个。（个旧当沙丁的）只要不饿死的人，没有愿意当沙丁的，因此沙丁也就越发痛苦，逃亡的，资本家可以铐镣，可以枪毙，资本家自己有句格言：

“黑不得心打不得丁。”我们要知道个旧沙丁的痛苦，最好看那有名的走厂调，他叙述失业农民去个旧的情况说：“三月里闷沉沉，个旧街心□熟人，找得熟人不认我，眼泪汪汪转庙门！”描写沙丁工作的情况说：“鹁子翻身葫芦口，长虫钻洞蛇退皮。”他描写工人生活及资本家的待遇说：“七月里是中元，朋友约我去赌钱，是什红黑摇两宝，输了十吊还有零，回来问老板怎整顿‘头冷蓑衣盖，脚冷灶灰埋’。又描写沙丁的家庭说：‘十月里十月中写封书子寄给妈，要了银钱做那样，快快回家撑威风。’”又说：“腊月里冷凄凄，写封书子寄给妻，‘家中没有银钱使，买点零碎×！’”这样的叙述，绅士们看起来太不文雅，但愈可以看出个旧沙丁生活的痛苦，更见出卖淫是资本家的罪恶！

沙丁的分业，锡务公司则分工厂矿山两部，工厂中分洗沙，翻沙，打磨各部；矿山分下洞不下洞两样，下洞的背矿，不下洞的洗矿磨矿。一般土法采矿者，分为下洞，洗矿或磨矿及炼矿三部，而炼矿炉全在个旧市。

沙丁的文化程度，当然是最落后的，他们的生活，完全与社会隔绝，不知道什么叫国民党，共产党，什么叫做工会，但是他们对于阶级斗争是最了解的，因为他们在生活中真正了解资本家的压迫，及斗争的要求，他们知道沙丁与厂主是势不两立的，厂主的利益就是沙丁的血汗，在这点上也可以说他们的文化程度是很高的。

（4）青年工人在沙丁中占十分之七，因为成年工人在个旧活动不灵敏，青年骨节柔软，才能适应那“鹁子翻身，

长虫钻洞”的活动，青年的年龄由十二岁起到二十岁，他们的苦楚，更是不堪言状。洞中的空气非常恶浊，每人顶着一个油灯，背很大两袋矿沙，头上特别插一片中肋骨，叫做“汗片”用来括汗，每次出到洞口，汗喘不能说话，这样所以沙丁中尤其青年中没有不害痨病的。

(5) 沙丁在厂主这种残酷压迫之下，连喘气的自由都没有，当然更说不上组织，厂主都是有武装的，动一动就会丧掉生命，原有的组织完全没有，沙丁与厂主的斗争不得发生，但都是阴谋的暴乱的冲突，逃亡或作匪。现在个旧盗匪遍地，杀人无间日，就是表现沙丁与厂主变形的冲突。

因为资本家秘密营业的关系，很难进到矿厂去接近沙丁，而沙丁又是与社会绝缘的；第二，因为个旧的阶级太分化得明显了，个旧市完全是豪绅资本家团聚的地方，除了亲戚的关系，连个旧都不能去。我们经过了几个月的活动，才找到工作路线，得与沙丁接近，但是沙丁在这样残酷压迫，解放要求迫切的情形下，他们的组织必定很快的发展起来，其他煤铜铁等的工也是如此！

云南铁路工人

(1) 云南铁路，有滇越、个碧两条，滇越路全是法资经营，由昆明达安南海防在云南境内者长二百八十九哩，由昆明经宜良，婆兮，阿迷及蒙自之碧色寨芷村达河口有工人二千余人，停车厂大者为昆明。宜良，阿迷，芷村均各设机器场。个碧路由个旧起经蒙自达滇越路之碧色寨长七十八公里，停车厂大者为个旧。个旧、蒙自设有机房，现又由蒙自鸡鸣修临安，为临个铁路，长亦七十八公里，均为个旧商营铁

路公司设有银行，操有个旧、蒙自、临安各县的经济实力。

(2) 铁路工人，滇越路约有三千（单指在云南的），个碧路约有一千余（连筑路恐不止二千），此处是指大工，小工是随时雇来修筑道路山洞的，数目无一定，随来随去，不在此数。

工作分机务车务，车务为开车、摇旗、挂兜等，开车工及查票者在滇越铁路尽是安南人，与公司最接近，机器房两路都是广东人，多工资由每月滇币二十元至八十元。工作时间，滇越路每天十点钟，个旧路九点钟，公司对工人的待遇，滇越路最压迫，不能请假，无故请假一天扣工资三天，在工作时间，法国人一查见偷闲者即处罚，（我亲见一擦车工友代一妇人开水壶，法国人骂他，他多辨两句，就罚他工资三天。）违抗者即打骂，对安南工友更是无顾忌的压迫。

铁路工人的文化程度颇高，他们日与外国资本家接触，感觉直接的压迫剥削，斗争情绪也很高，滇越铁路旧的组织完全没有，现在组织起来的阶级工会，只有昆明车站机器房，芷村车站机器房，已有组织，但还没有经过公开成立的手续。其他阿迷碧色寨各车站正在进行组织，全路的真正阶级的群众工会，现在正在酝酿成立。个碧路的职工联合会是资本家走狗的招牌工会，只是去年四月间利用他来反对胡若愚的军官打站长发表宣言，以后即无声无嗅，工人自己的工会现在也正在进行组织，今年一月开了一次代表大会，但是现在实际成立的只有蒙自车站，碧色寨的没有完全成立，个旧的还完全没有成立。

(3) 铁路工人的帮口：分为广东帮、云南帮、安南帮广东帮的最有团结，安南帮的完全依附在公司之下，仰法国人的鼻息，所以在工会组织上，广东云南的最容易发展，而

安南的则很难发展，一则言语不通，再则很多是公司的侦探。

(4) 铁路工人的斗争：在滇越铁路只有些小反对打人的斗争，但是半年以来，很久就酝酿着一个普遍的加薪罢工运动，因为铁路将车票按西贡纸涨价，而工资不与车票同涨。

个旧路蒙自车站工会领导工人作过一次年关发薪运动，已得胜利，又作打倒工头枝培元的运动（枝以组织工会为名向工人每月扣工钱以作会费，压迫工人最厉害）。到现在都还没有得到胜利，但工人在这个运动中团体很坚固。

盐井工人

(1) 云南距海远，无盐田，全食井盐，盐井大者为西盐丰县的白井，东盐兴县之黑井，普洱镇沅县之磨黑井及盐井、猴井、阿陋井，工人无确实调查，然合计各井工人，总不下二万人。

(2) 盐井工人生活与沙丁一样，是很苦的，工人分背水、砍柴、守灶三种，而以背水工人为最苦，终日赤足渍盐水内，背脊复受水淋，工作之苦，不堪言状，而连年政府财政困难，官吏食囊无厌，工人的薪金时常不发，工人的生活越发困难，可惜交通不便，不能把他们即刻组织起来，听说一九二七年磨黑井的工人已经略有组织，作要求发欠薪的斗争。

城市工人

(1) 云南的城市工人差不多全是手工业工人，比较多的是昆明、蒙自、个旧、阿迷几个城市。种类可分机器、印

刷、邮政、电灯、市政、木工、泥工、力夫，……昆明约有二万人，工厂较大者为兵工厂、造币厂、华安机器厂、猎毛公司、火柴公司、官印局、电灯公司各厂工人约三千人，邮政、市政工人约千五百人，其余均小手工业工人或散工苦力。

阿迷有电灯工厂，工人百余人，挑夫、水夫六七百人，连其余各行，工人不下一千五百人。

蒙自城及碧色寨有挑夫五六百人，海关、邮政，电灯及各种手工业工人千余人，铁路工人二三百人，合计二千人左右。

个旧电灯电话工人百余人，挑夫二百余人，砖瓦竹木石五行工人二三千人，铁路工人三四百人，炉房工人千余人，锡务公司（单指工厂）千余人，合计六七千人（恐不止此）。

总计昆明、蒙自、阿迷、个旧四个城市的工人，约在三万至四万之数，而店员尚不在内，连店员计算，总在六万至七万之数。较小地方的城市工人，现在无法统计。

（2）城市工人的生活：因为昆明、蒙自、个旧的生活程度不同（个旧最高，蒙自次之），职业不同，当然不会一样。工人的工资在昆明者每月由十五元至四十元。蒙自者，每月由三十元至七十元，其余各种工人每月由十五元至三十元不等，但我们要注意一点，云南的币价，只合沪币十分之四，伙食每人至少要十四元，一切用品，在上海值一元的，至云南值三元，所有工人的生活，不是十五元所能维持的。工作时间除官印局是八小时外，都是九点到十二点，并且工厂中差不多都有夜工，星期放假的很少，厂主对于工人的打骂，更是常事，华安的厂主甚至把工人的手打断了，不发医药费还要诬报工人是共产党。

（3）一九二七年以前云南工人是丝毫没有组织的，虽